

異誌齋與齡松蒲

何 滿 子 著

上海出版公司



蒲松齡與聊齋誌異

何 滿 子 著

編號：114

蒲松齡與聊齋誌異

類別：文學藝術

著 者 何 蒲 子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肆號
地址：上海市四川中路346號701室

排版者 蔚文印刷廠

地址：上海市長樂路256號

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

地址：上海市濟寧路143弄4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定價：人民幣3,500元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

字數：55,000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9,000

印張：3 $\frac{3}{4}$

開本：762 $\frac{1}{2}$ ×1067 $\frac{1}{32}$

題記

這裏前三篇是讀聊齋誌異和蒲松齡其他作品時的一點體認；後一篇，神話試論，是由於讀聊齋誌異而被刺激起來的對這個問題的探索的結果，其實重點不是論聊齋的。但因爲自己思路上的這個瓜葛，所以也一併收在這裏。意見都是極粗陋的。錯誤或也不免。但仗着一點研究祖國文學遺產的熱忱，敢於奉獻到讀者之前，作爲對一個在人民羣衆中有深廣影響的作家的研究工作的引玉之磚；並藉此求得更多的指教。

一九五三年十月·上海

中國文藝研究叢書



上海出版公司

本書 提要

蒲松齡是一位偉大的古典文學作家，他曾經從民間故事的采擷中汲取了人民的智慧，寫成了我國文學寶庫中的名著聊齋誌異，又以人民所喜愛的形式著作了俗曲十多種。本書對這位偉大的作家的生活、思想 and 作品作了分析和研究，指出聊齋誌異和蒲氏其他作品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以及聊齋一書所以為廣大人民所珍愛的真實原因。末附神話試論，敘述作者對於神話問題的見解。

目次

題記

『聊齋誌異』及其作者蒲松齡……………一

幾種以聊齋故事衍化的俗曲……………四

和科舉制度奮戰的蒲松齡……………七

神話試論

——從讀『聊齋誌異』引起的對一個問題的探索……………六九

『聊齋誌異』及其作者蒲松齡

一

在我國文學現象裏，聊齋誌異是一個卓絕而奇特的存在。

這是一部以典奧的語言寫成的故事集，舊時文人美之曰『古艶』[●]。它的語言的艱深的程度，遠超過一般文化水平低下的羣衆的接受能力；但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村羣衆對聊齋故事的普遍的熟悉、熱愛和神往，只有水滸傳、西遊記等少數名作可以與之爭席。古典傑作如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在和廣大人民結合這一點上，是不能和它抗衡的；前兩者的傳佈，迄今爲止，還只囿於知識分子的圈子裏。以同一作者的另一部用通俗的口語寫成的長篇小說醒世姻緣和聊齋誌異來比

● 俞樾春在堂隨筆八：『……聊齋風貌，不失爲古艶，後之繼聊齋而作者，則俗艶而已。』

較，則更加螢火之與皓月；醒世姻緣甚至對許多知識分子也是陌生的。語言的樊籬並不能攔阻聊齋誌異和大衆接近。

人們也許會這樣解釋：聊齋誌異以它的離奇幻變的故事吸引了羣衆，給了有興趣於豐富、多樣的人間生活的人們的愛好故事的優美的自然本能的要求以滿足。因爲有興趣於各種生活現象，愛好故事，是人類文學興味的主要淵源之一。聊齋誌異在這點上投合了和獲得了它的廣泛的對象。

人們也許會這樣解釋：在封建主義統治下的農村人民是迷信神鬼和果報的，狐狸精、鬼怪、神仙、天堂地獄之類存在於他們的生活中和意識中；聊齋故事大部分是談狐說鬼，宣述因果報應的；它的深廣的羣衆影響，乃是它和羣衆的落後意識具有聯繫所致。

人們也許會這樣解釋：世世代代受着慘酷的剝削的農民，終年在苦難中掙扎，不得溫飽，沒有妻室；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出路，於是從幻想中尋求滿足；民間流行的一些如田螺精變女人的故事，正是娶不起老婆的農民的幻想的追求；狐狸精攝取財物的神怪傳說，正是貧困和絕望的貧民的虛妄的寄托。聊齋誌

異中充滿着狐妻鬼友的故事，豈不是農村人民嚮往聊齋故事，樂意在夏夜納涼、冬日向陽時不倦地反復傳述的心理根源！

這些解釋都有部分的理由，但卻沒有說明聊齋誌異如此地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和聊齋誌異同時代，有很多性質和形式都同它極近似的筆記小說，我們只消舉出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子不語就夠了。這些作家也描敘委宛曲折的世態物象，也談狐說鬼，也編造神怪庇護善良的窮人的故事；他們的寫作才能也不弱，像對閱微草堂筆記，士大夫中甚且有高於聊齋誌異的評價^①。但何以廣大人民不批准他們的作品，對他們的也符合於上列幾種解釋的要求的故事不發生興趣，而偏只有聊齋誌異才被羣衆當作自己的故事那樣親切地傳誦呢？

① 例如春在堂隨筆八中云：『若紀文瀾閱微草堂五種，……敘事簡，說理透，不屑屑於描頭畫角，非留仙所及。余著石台仙館筆記，以閱微爲法，而不襲聊齋筆意，乘先君子之訓也。』父子二人同謂閱微勝於聊齋。又臨以齋冷齋雜錄則又說聊齋遜於王漁洋的香齋筆記和居易錄等書。

人民是愛才的。物質生產的勞動者不可能不愛惜優秀的精神生產品。但人民是清醒的，他們只愛那些和他們站在一起，和他們血統地聯繫着，和他們同愛同憎，反映他們的思想與要求的作家與作品。人民只愛自己的才子，而不會去愛奴才——統治階級的才子。

同樣是神怪故事和傳說，在不同的作家和作品裏有不同的意義，產生不同的效果。高爾基說過：

在我們的世界，自古到現在就有兩種思想、兩種力量在活動着，其中一種需要神以作為工作完善化的形象，作為勞動中模倣的範例，而對另一種，則神是作為鞏固它的遠法的政權的工具●。

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之類同樣描述怪異的作品的本質的差異，就在於活動在作品之中的思想和力量的分野上。

聊齋誌異之所以為廣大人民所珍愛，是因為作者主要地是從人民羣衆觀察現

● 引自論古代敘事詩中的宗教與神話的因素一文。

實的角度上出發，藝術地紀錄了和創造了豐富的神話色彩的故事、民間傳說、古譚和異聞。藉這些詩意地交凝了幻想與現實，生活與夢的作品，展示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多彩多姿的圖象；描畫了當時社會的風習，人民的鬥爭，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風貌；呈現了被壓迫者的堅韌的反抗和屈辱的忍受，眼淚和笑，求生的鬥志和對美好生活的希望。而作者在對生活的深刻而精緻的繪寫中，在悲憤的控訴中，健康的諧謔和辛辣的嘲笑中所表露出來的對強梁者的抗議，對邪惡的敵視，對庸俗的鄙夷，對正直和善良的人們的深厚的同情，一言以蔽之，為他的人民性和人道主義的精神所高揚起來的詩才使他對祖國的文學財富作了傑出的貢獻，並使他自己列入人民所愛戴的優秀作家的名單裏去。

二

彙集在聊齋誌異裏的四百多篇作品，規範和體例不一。大多是照傳奇的體例寫的，也有『數行即盡，與六朝之志怪近矣』的小文。大體分來，除了約佔半

數的人物形象鮮明、情節完整、結構緊密的短篇小說外，有不少是生動的社會相的特寫（如口技、保住、念秧、丐僧、跳神等）和精悍的人物速寫（如蛇人、三生、司訓、酒友、小官人等）；有相當數量滑稽突梯的怪異的談片（如鼠戲、小人、蛙曲、梁彥、大蝎、快刀、真定女等）；還有少數諷喻人情和蘊含着道德教訓的伊索風的智慧寓言（如車夫、禽俠、牧豎、大鼠、夏雪、西僧、鴻、狼等）。這些作品題材的來源也不一致，除了絕大部分來自民間的傳說和故老的軼聞外，有的是從舊籍中的神話傳奇衍化而成的（如續黃梁、種梨、竹青、鳳陽士人、三仙等）；有的是當時的真人真事的紀錄（如放蝶、地震、太原獄、新鄭獄等）；有的則是作者自己所創造的故事（如花神、狐諧、雨錢、書癡、狐夢、顛道人等）。

但不論故事的性質和來源如何，一經作者的奇妙的畫筆所點染，便造成了一種統一的和獨創的風格。在聊齋誌異中，那些怪誕不經的事情，那些非人間的生物，都是人性的、真實的存在；一點不像舊時流俗的神怪作品那樣荒唐支離。正如魯迅先生所評定的：『明末志怪羣書，大抵簡略，又多荒怪，誕而不清，聊齋

誌異獨於詳盡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爲異類，而又偶見鷗突，知復非人。』所以它『雖亦如當時同類之書，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曲，敘次井然，……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絃，別敘畸人異行，出於幻域，頓入人間；偶述瑣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爲之一新。』作者將生人的氣息吹送給異物，將非人的人物人化了，賦予他們以與芸衆生無殊的喜怒和愛憎，妬忌和貪婪，狠毒和慈悲；另一面又顯示着他們的有別於生人的特異的氣質和行徑。他們和人們的生活發生糾葛，互相愛慕和仇恨，酬恩和報復；他們是人間生活的成員，他們的背後都有着濃郁的社會關係的投影。但別一面，他們又是人間生活的闖入者，他們的髣髴別有一個超人間的奇妙的世界在。那個世界和人們生活着的世界如此接近，如此相似，如此千絲萬縷地聯繫着。這兩個世界對立着和對比着，交通着和融合着。作者從生活的真實生發出虛幻，從虛幻洩示人生的真實及其批判。

作爲『批判的武器』，聊齋誌異的許多作品都以控訴封建主義統治下的人間

的不平和非正義，被壓迫者的橫遭蹂躪，受盡凌虐，淒涼地苟活和慘痛地死去的悲劇爲主題。並且公正地指出：統治階級的罪惡，暴吏豪紳的胡作非爲，乃是人民生活的苦難的根源。

在促織裏，作者畫出了一幅怵目驚心的舊社會人民的受難圖。各等級的統治者——皇帝、官吏、鄉裏胥役上下其手、沆瀣一氣地向人民佈下層層鐵網，構成一架殘酷的、貪慾無盡的壓榨的機器。皇帝爲了無道的享樂，強令民間捕供促織；官吏胥役爲了媚上取寵，借機搜括，逼得人民傾家蕩產。故事中的成名一家，便是典型的犧牲者。薄產累盡，老人挨受肉刑，被杖擊得兩股膿血流離之餘，還被逼拖着創殘的肢體入山搜求促織；夢魂縈繞，千辛萬苦地捉到一頭像樣的，不幸又被九歲的兒子失手弄死了。這無辜的幼童嚇掉了魂，竟以自己孱弱的魂靈幻變爲促織，去抵擋官府加之於可憐的老父的催逼。這個人，這個幼小的生命，就成了一個蟲豸，成了統治者淫佚的嬉戲的玩物和犧牲品。這便是舊社會人民的身價！這是何等悲慘，而對排着人吃人的筵宴的社會又是何等真切的寫照！對舊社會司法制度的黑暗，官吏的庇強凌弱，貪污殘民，在席方平裏有着極

典型的描繪。席方平的父親被受了羊姓富豪賄賂的地府裏的衙門拘捕去了，席方平到地府裏去控告，從城隍告到郡司，從郡司告到閻王，但他的仇人從上到下地賄賂了所有的官僚機構，受冤者不但訴訟被駁斥，被各種威脅和騙誘堵截了申訴的門路，而且挨盡了毒打、炮烙、鋸解等地獄的慘刑。反動的統治機構不是維護而是壓迫善良的人們的。席方平的遭遇難道不是舊社會被壓迫的含冤者的命定的遭遇嗎？封建社會被壓迫人民所過的不正是這種地獄生活嗎？難道這不是舊社會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的精髓嗎？

聊齋誌異的作者用了辛辣的、憎怒的筆調勾勒出王公大人們的嘴臉。什麼是官？是『出則與馬，入則高坐，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的高高在上的肉食者（夜叉國）；是『賕賂貪婪，不可悉數』的殘民以逞的猶獸（王者）；是以善於殺人誇耀的，自詡『官雖小，蒞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矣』的沾滿人血的劊子手（潞令）；是兇狠的化身（夢狼）；是前生爲走狗、爲毒蛇轉世來的衣冠畜牲（三生）；是納賄捐官、作威作福的市僧（公孫夏）；是昏瞶的糊塗蟲（司訓）；是胡作妄爲的、竟以處罰訴訟人納贖自贖，將彩蝶在公堂上千百齊放而陶

情取樂的怪癖之徒（放蝶）。以至堂堂一郡，官僚『雖七十有二』，其實可以稱官者，……一人而已』（一員官）。

對罪惡的統治集團中的其他蠹賊，作者也不放鬆他的誅伐。如對青天白日霸劫良家婦女的爲虎作倀的悍僕的怒斥（聶政），對任意脅迫人民、假公濟私地勒索財物、調戲婦女的役吏的咀咒（伍秋月）；向仗勢欺人的王府的爪牙作快人心意的擲榆（羣仙），向暴發的、耀武揚威的寄生階級投去鄙夷的一瞥（金和尚）。這些荼毒人民的害蟲，都是作者鞭撻的對象。

生活在這個佈滿着『操矛弧』的『強寇』的官宰，因而是『原無皂白』的『強梁世界』（成仙）裏的人們，他們的命運是難以忍受的。被豪紳污辱虐殺的無告的弱女，不得不以冤魂變爲怒龍攫取仇人的首級（博興女）。在貪官和惡霸朋比爲奸、有冤莫伸的悲憤下，弱者爲了要報兄長被謀殺的骨肉大仇，只有幻化冤魂爲猛虎（向杲）。無錢無勢的貧女只好任憑世家子弟欺騙、玩弄，被始亂終棄，噙着血淚僵死在負心者的門牆之外（寶氏）。普通人連收藏一具玩賞品的自由也是被剝奪的，一個愛石成癖的平民爲了一座擺設的石頭受盡了勢豪和達官的